

## 「他永遠年輕：唐文標與他的文學理想」座談會

主持人陳建忠所長：

各位來賓，我想今天這個座談會也算是機會難得，在最早 2010 年的捐贈儀式裡面，我們也有一個座談，那時候的座談，場次比較多，邀請很多唐文標教授的朋友，還有一些學者來討論唐文標教授的關懷。今天時空又不一樣了，有一些我們原本也很想要再找來的朋友，不過可能不是很湊巧，所以沒有辦法都來。然而，我們今天還是很榮幸地請到陳萬益教授，還有向陽教授來談他們對唐文標先生的文學理想的一些理解。

我想這個時間很寶貴，我們大概只有一個小時的時間，但是希望能夠讓在場的朋友們，能夠對唐文標教授的文學理想有一些比較基本的理解。我自己手邊所有的唐文標教授的著作都帶著（向聽眾展示）。我想我出生的時候，可能是唐文標先生正在台灣的文壇開始發光發熱的時候，所以那個時候，我當然沒有榮幸可以趕上那個時代。唐文標先生有一篇 1970 年代很重要的一篇文章，就叫做——〈什麼時代，什麼地方，什麼人〉，事實上那一篇是他在談台灣的一些傳統詩，跟現代詩的一個問題，也是他在現代詩批判一個很重要的文章。所以，他基本上是非常重視所謂的文學它跟什麼時代有關、在什麼地方寫、為什麼人而寫這樣的問題。其實他是一個非常有自覺，而且也非常身體力行的一個作者。他的一些著作，後來對於我自己在讀書的時候，回過頭了解那個時代，我想是非常有幫助的。所以我就花了很多時間，從舊書攤裡面一本一本找回來，當然，還有包括邱老師送給我的這個張愛玲的大全集。

陳萬益教授是過去台文所的所長，我們剛剛提到他指導了羅永莊老師的那一本碩士論文，算是台灣首度唐文標研究的專著。陳老師也走過那樣的一個時代，對從戰後以來，然後 1970 年代知識分子更加地關切這個社會的現實，也有更多的文學理念上這樣的一些新變化，我想他有很多親身的觀察，也有研究上的一些體驗。我們是不是先請陳萬益老師來談談他對唐文標文學理想的一些理解，老師請。

與談人陳萬益教授：

邱老師、兩位前館長、今天主辦的館長、與會來賓，2010 年的時候在這裡舉辦邱老師捐贈唐文標文物的大型的一個典藏的一個紀念會，在這個紀念會上，剛剛陳老師也提到，當時跟唐文標同輩的一群朋友都出席了，黃春明、尉天驄等等……，同一輩的文友都出席。今天我們知道尉老師、黃春明都已經相當的年紀，甚至於身染重病，不能出席這樣的一個場合。不過，如果他們在這裡的話，他們

一樣地會繼續燃燒他們的熱情。這是尉老師所出版的《回首我們的時代》，這個時代，距離現在其實也並不很遙遠，只不過三十年、四十年前而已，但是這個時代的前輩的文友已經休息了！那麼，因為他們不能出席，我不是屬於他們的時代，但是我經歷過他們走過來的時代，容許我以一個受教的學生的身分，來談一談我身經這一段這個時代的一個感受。

我其實是一九六〇年代，在高中的時候閱讀《文星雜誌》，在高中的時代，李敖是我的明星偶像，余光中是我親炙現代詩所崇拜的詩人。我進入大學是1965年，那麼在大學的階段，我們現在回過頭來了解唐文標的生平的人大概都知道，大概在那個階段的時候，其實在台灣沒有幾個人認得，現在幾乎可以說是喜歡文學的人都猛啃、猛K的張愛玲。1965年進台大中文系的時候，那時候我才開始接觸到那時候以台大外文系所代表、所創辦的這個雜誌，從《文學雜誌》到《現代文學》是那個時候的文藝青年，像這樣的文藝青年所閱讀的文學雜誌。也因為接觸《文學雜誌》跟《現代文學》，所以《文學雜誌》所刊載的夏志清討論張愛玲小說的篇章，引起了那個時候的文學青年的開始閱讀，那麼……由此展開了到了1968年的時候，《皇冠》雜誌才正式出刊的第一本的張愛玲的短篇小說集，可是在1965年我進台大中文系的時候，所接觸到、閱讀到的《文學雜誌》刊載的篇章讓我走上了舊書攤。所以，那個階段我們所開始接觸的張愛玲，跟我們現在大家閱讀的張愛玲，是有相當的落差的。

前不久才出刊的一本，在台南出刊的《藏書之愛》，這個雜誌介紹現在二手書書店裡面的各種難得見到的書籍。這期創刊號把張愛玲的各種版本都秀了出來，我在閱讀這個雜誌的時候，就看到其實她還沒有我當年牯嶺街舊書攤，到處尋尋覓覓張愛玲的那樣子的一個階段，所看到的這個藏書，不要說《赤地之戀》這個版本，現在據說可以賣個幾千塊在這個網路裡面，我看到的藏書裡面有一本，在當時我尋尋覓覓，到現在還找不到，可能還沒有人知道有這樣的一本書。這書作者叫做林淑華，書名叫《傾國之戀》。《傾國之戀》其實這樣的張愛玲的短篇小說集《傳奇》的盜印版，我不曉得是不是孤本。我這樣秀出來這一本書的意思，其實，是想告訴大家在一九六〇年代，我的大學生活，就是文學青年時期，所尋尋覓覓的是張愛玲。張愛玲進入了那個時候，台灣的文學青年的視野裡面。我剛才提到李敖、余光中，《文星叢刊》所帶領出來的這個文學的品味、文學的價值，所展示出來的，對文學青年的吸引的那樣子的一個世界。

到了一九七〇年代，完全不一樣了！這個就是唐文標以及他們的世代，《文學季刊》的這一群前輩作家們，所開展出來的台灣文學的新的起源。這個也是我們在這裡聚集，來緬懷而且期望承繼下來的文學的價值、文學的熱忱。一九七〇年代，大家都知道台灣退出了聯合國，說不好聽一點，是被趕出了聯合國。台灣引發了由北美開始引發的，所謂的釣魚台事件，台灣的大學青年第一次自發地集

結的上街頭。一九七〇年代正是我上研究所的那個年代，唐文標他的視野：以一個在北美，對於台灣現實有更多的理解，對台灣跟中國之間的一些關係，也因為釣魚台事件，與朋友們有更多直接接觸，提供他左翼的，更加的不同的這個思維。他回到台灣來，以一個數學系的客座教授身分，他參與了整個一九七〇年代台灣回歸現實，從文學史來看，那個階段叫做「鄉土文學運動」。

這個運動從 1973 年的現代詩的批判，從關傑明、唐文標甚至於被嚴肅稱呼為所謂的「唐文標事件」的現代詩的一個批判運動，以至於到 1976、1977 的鄉土文學論戰，這個論戰裡面，余光中拋出了「狼來了！」，把我們現在所謂的唐文標、黃春明、陳映真這些人扣上「工農兵文學」的這種高帽子。我在 1977 年，鄉土文學論戰那一年，最顛峰的那一年，從大學拿到博士學位，到了淡江大學任教。在座我看到的王津平老師，淡江大學正是所謂的台灣民歌，這些熱血青年朋友所帶動起來的，一個時代的很不一樣的民歌的希望，這個時代也正是跟整個鄉土文學起草是緊密扣連的。

我到了淡江，夏天到了淡江的時候，就聽聞李雙澤不幸於淡海，為了救人，自己溺斃。之後，緊接著我參與了當時楊祖珺，她所主持的在榮星花園的青草地，為雛妓募款的慈善的演唱會。在那樣的氛圍底下，我在淡江大學跟著李元貞、跟著王津平、跟著當時的很多的熱血的青年，吸收了那個時代的養分。我 1979 年到了清華大學，大家可以看到現在這種美輪美奐的這個學習資源中心，大家可以看到，清華大學在各種的圖書服務的資訊，是全台灣不敢說是最好的，但是絕對是服務是第一流的這樣的一個大學，大概你很難想像，1979 年的時候清華大學是怎麼個樣貌。

坦白說，我到了清華大學的時候，非常非常的失望，那時候整個的清華大學圖書館夠找得到的文學的雜誌跟文學的圖書都屈指可數，因為，甚至於在 1979 年之後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清華大學的教授、資深的教授對外講：「我們是個理工大學」，那你可以想像，文科在這樣的學校要開展、要深耕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的發展，它提供了很不一樣的，可以讓文學在這裡發展，甚至於結出異樣果實的美好的一個校園。這個校園在 1980 年我曾經邀請一些朋友在這裡，舉辦了以「青年文學家」為主的兩場叫做「週末文學對談」，這兩場裡面，有一場是現代詩，一場是現代小說。現代小說邀請來的這個作家，正是年輕美好的那個時代，創作最旺盛的年齡，包括宋澤萊、包括李昂、包括吳念真、包括已經過世的洪醒夫，位在清華大學在週末的時候的夜談，帶給這塊土地，關心文學的青年，非常非常的溫暖跟理想跟他們的文學的夢。

在 1990 年代，1980 年代後期這解嚴以後，在我所任教的中文系開始改變，開始來從事台灣文學的教學跟研究。大家很難想像，在這塊土地上，經解嚴以後，

中文系的老師開始在講台灣文學的時候，我們所遭遇到的，竟然跟二十幾年前唐文標、陳映真、黃春明他們一樣，所遭遇到的的是更多的台獨的高帽。清華大學在台灣，首先走出了這第一步，我們在清華大學的台北辦事處金華街的月涵堂，開始舉辦台灣文學研討會。這個研討會持續了兩年多的時間，那種對於文學的熱忱、參與，促成了我們在清華大學在 1994 年的時候，舉辦了第一次的由官方文建會提供經費、清華大學主辦的「日據時代台灣文學」的國際學術會議。因為有這樣的國際學術會議，才奠定了後來的台灣文學所的持續發展，跟這個系所的一個建立。

那麼，我們現在清華大學，能夠有這麼優越的條件的硬體的學習資源中心，我們也得到了更多的前輩，以及前輩家屬對清華大學的信任，包括葉榮鐘、邱守榕教授提供的唐文標，當然還有我所知道後續更多的前輩的文物，會提供給清華大學。那麼，清華大學做為我自己所經歷過的這樣的一個世代，那個世代可能已經回不去了，但是那個世代的一些文友，那一個世代的青年的熱忱、理想也因為有這樣圖書館的這個典藏，有研究者的更多的努力整理，以及讓有心人到這裡來直接看到、甚至於親自看到前輩作家的一筆一劃，所寫下來的他們對於這塊土地、對於這塊土地上的人民生活的一些感想、感動，這個正是一個大學最美好的能夠傳承，雖然已經過去的，但是它繼續燃燒的這個熱情。

一九七〇年代當然只是歷史上的一個階段，但是如果沒有這個階段，如果沒有這個階段的這些青年、這些熱忱的傳承，我們不敢說現在會是怎麼樣的一個面貌。但是，當這一切雖然已經過去，但是它成為在圖書館裏面，傳承的典範，他的熱情是一樣燃燒的，我們希望藉著這一個典藏、藉著這個數位化，能夠傳播讓更多人能看到每一個時代都有它的那個時代的青年跟熱血，他們的文學的感動，希望這個只是一個更美好的開始，謝謝。

#### 主持人陳建忠所長：

陳教授剛剛所談的其實有個重點，就是說他在 1960 年代末期讀大學的時候，其實受到的影響比較多還是余光中、張愛玲那一類作品的影響，在 1970 年代就進入另外一個階段，他受到的其實是另外一種影響，那種影響應該就是來自於唐文標先生，還有他的世代所提倡的這樣一個更重視自己的努力、更重視現實的這樣的，姑且可以說是比較有現實的關懷這樣的一種文藝的觀念，這樣的思潮大概也影響了 1970 年代以後，包括陳教授在內的年輕的知識份子。

陳教授剛剛的一個重點應該在這裡，就是說唐文標教授在當年所談的一些理念，其實也改變了一個時代的看法。這樣的影響，過去我自己也看了很多資料，不過聽老師這樣一說，是一個更親身的見證，也更可以看到唐文標先生在那個時候，對那個時代的人所產生的影響。接下來我要請向陽老師談話之前，想先謝謝

他，因為今天據說是台北教育大學的校慶，他「拋棄」了參加校慶的機會。向陽老師現在也是台北教育大學圖書館的館長，他等於是接受我們的邀請撥空前來。向陽老師是台灣很重要的詩人，這個大家當相當熟悉，但是同時他也是一個非常著名的編輯、一個文化人，在這方面他跟唐文標先生不管在詩、在編輯上都有很深的交集，所以我想今天請他來談也有一些很切身的觀察還有體會，讓我們歡迎他，謝謝。

### 與談人向陽老師：

謝謝建忠所長，館長、邱教授，還有唐獨，他不是另外一個唐捐。非常高興有機會，也有榮幸來參與唐文標先生他的數位典藏。這是昨天晚上凌晨兩點的時候做的，上面就直接用了貴館、貴所的典藏。

我想我談一下我跟唐文標的一些淵源。我比萬益兄少了大概八歲，他剛提到的時間，跟我有部分的重疊。我是1973年讀大學，1977年鄉土文學論戰的時候畢業，1979年退伍就進入了自立晚報。我稱唐文標教授為唐大俠，照道理不應該是我稱呼的，因為他多我大概一輩左右，他算是我前前代的作家，他跟黃春明他們是一樣的。可是因為我出道比較早，我大概大學二年級就開始發表作品了，所以當唐文標先生他回到台灣的時候，那就有機會見面。後來我又在1979年跟南部的幾個朋友創辦了《陽光小集》，接著1981年又進入了《自立晚報》，那是當時台灣的反對報紙，但是其實是個小報、一個邊緣的小報，我編日刊，就這樣子重重的因緣之下，我有幸跟他認識。

1976年是我高中三年級的時候，當時唐文標回到台灣來，在台大數學系，這一年六月，《中外文學》創刊，唐文標也因為這樣在《中外文學》用史君美發表了一篇非常重要的文論，討論台灣現代詩的問題。這個階段的關傑明，他當時在新加坡，他是一個英文系的教授，是廣東人，因為看了洛夫他們編的台灣詩人的選集，他發現這些詩人怎麼寫得都不像中國人，那時候就叫中國人，中國人寫的作品，反而像二流、三流、四流的外國詩人寫的爛作品，所以他發表了兩篇，唐文標是繼他之後發表。我們在談台灣的新詩或者現代詩的歷史的時候，有時候會用「關唐事件」，就是關傑明、唐文標事件，那有時候、更多的時候是直接「唐文標事件」。

用「唐文標事件」的原因是1973年，這一年唐文標開始使用他的本名，其實這也是他的筆名，開始使用唐文標這個名字，直接地抨擊了當時的現代詩，他針對的對象包括周夢蝶、包括了洛夫，也包括了楊牧。他用了氣體、液體、固體三態來討論這些現代詩人的作品，那其中有剛剛建忠老師所提到的〈什麼時代什麼地方什麼人〉、〈詩的沒落〉、〈有僵斃的現代詩〉，後來收錄在他的這個選集《天國不是我們的》，所以顏元叔把它稱為「唐文標事件」。我在這一個階段已經進入

大學，而且喜歡詩，後來也主持了「華岡詩社」，就是我們年輕的孩子，我們會討論這個事情，我想在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唐文標發揮了他的影響力，這一個影響力主要是跟他當時跟《龍族》的關係，這等一下會提到。

1973年這一本書，是我自己昨天掃描的，我昨天晚上在翻的時候，就想到了那時候我才十八、九歲，1973年我十八歲讀這一本書，那裡面還有我自己做的一些筆記，我看到他其中的序叫做〈日之夕矣——獻給年輕朋友的自我批評〉。目的有兩個，一個部分是他期望年輕的朋友：「未來的世界是你們的，你們要跟我這一代不一樣，要走你們自己的路來」；第二個是自我批評，這個自我批評呢是他客氣的講法，他這樣說，他說：「在我們那個時代，喊『狼來了』原是一聲流行的文壇口頭禪，是的，狼，虛無的狼、巫毒的狼被隔離、被閹割、被自我發現、被存在主義的狼，以至於悲劇意識、死亡趨向、命運、荒謬、苦悶、人性、失落、困惑、恐懼、慾望、神、神經病，那都是生病，潛意識、超現實、藝術至上、焦慮不安、人的挫敗或……，唉……各式各樣的狼，五花八門的狼，披上美國大衣的狼，唉……都是狼，我們就是這樣喊者狼……」看到這段就想到，那個時候剛回台灣，在大學教書的數學教授唐文標，這是非常好的評論的寫法，很聳動、動人。這篇序最後還有一段談電影，其實談兩個電影，最後一段是談《路》這部電影，但他用路再出發來總結，他強調什麼，他強調他非常後悔自己曾經幫過狼，強調他更多思考，是要去思考什麼呢？究竟他以前喜歡的那些狼，是不是跟他的生活和社會有關？他後面提到他還要批評下去，在他無力以前，在他沒有力量之前，他仍然希望榨完他自己最後的精力。這一段在我十八歲的時候感動我，我覺得我看到一個我那個時候，所看到的上一代，不一樣的上一代。

我們那個年代，就誠如剛剛陳老師、陳教授所說的，是思想被封閉的那個年代，言論被控制的年代，要讀1930年代的小說，或者讀魯迅必須要偷偷摸摸的。我記得我大學時候都是靠香港僑生，從香港帶各種1930年代的書進來，進來的時候封面要撕掉，把它的封面弄成「國父思想」，後面包的是魯迅的自傳，就這樣帶進來。帶進來之後，我們要影印，那時候沒有像現在這麼多的影印店，要拿到書店，要拿到書店然後交代它半夜十二點它才印，白天它不能印，印完了我們第二天再去拿，就用這種方式。所以那個年代能夠看到像唐文標這樣，大刺刺地、直接地、直率地告訴我們要拋棄那些狼，要放棄那些狼，所以感動。作為評論家，唐文標他曾經自己稱他自己是「第一雜家」，果然也是哦！他談詩也談電影，談論戲劇而且還出了一本他的戲劇詩，他也評張愛玲、批評金庸，批評金庸的部分一般人比較不曉得，等一下我們會談到。他的興趣非常廣泛，他知識也非常廣博，可是在我來看他的主張跟他的觀點是一致的，他是一個徹徹底底的左派，他是一個徹徹底底的雜家，砸你的家，用石頭來砸你的家。

他反對沒有味道的藝術，什麼叫沒有味的藝術，就是沒有人的味道，他反對

這樣的藝術。他主張作家包括學者、知識分子都應該努力參與社會工作，保持對人的一個觀察。他也主張要戳穿現實的瘡疤，把陳年的惡毒揭露，要走向永不妥協的改革，這也是在他剛我們談那個路的那裡提到，他說他是反對走美國的路，而我讀大學的那個年代，包括萬益兄讀的那個年代，台灣的口頭禪就是「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台灣的文化就是美國的文化，就是資本主義式的文化，可是它一方面又是一個封建型的、獨裁的制度跟社會，所以年輕人苦悶，通過了唐文標得到了一些抒發。所以他的論述，其實在 1970 年代是異端，即使到 1980 年都還不被接受。

但是很弔詭的，我這邊用括弧，你想想看 1973 年他提的「狼來了」。剛剛我念給大家聽的，你能想像嗎？1977 年鄉土文學論戰的時候，余光中就用這一個來指責唐文標，而且是百分之百的說他就是狼來了，是工農兵的，是延續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上的講話，強調工農兵文藝的這一批人都是狼，這個是很弔詭的。余光中當時在寫的時候，大概也受到了 1972、73 年到 74 年這個階段，唐文標對他們的指責，所以他提到了狼來了這三個字。

接著，我才能談一下唐文標先生他對台灣詩壇，乃至於台灣文化的影響。在這旁邊有一個他的日記，這一個日記，就寫給我們在座的他的公子——唐猷，這個日記是寫給你的。這裡頭前頭他要談怎麼站起的一天，寫他看他的兒子還在學爬、學走路，然後爬到他的肚子上，爬、爬、爬、爬忽然間自己想站起來，果然到最後，果然，好幾次的一個過程就站起來了。這篇文章後來因為是我邀稿，我邀《作家日記三六五》，後來在爾雅的《人生船——作家日記三百六十六篇》裡頭可以看得到，圖書館有，各位可以去找來看，這是原稿。

唐文標對台灣詩壇的影響在哪裡呢？他的文論、批判主要是 1950、1960 年代的詩人，他認為這一群詩人他們都是在做腐爛的藝術至上的理論，他們是腐爛的，是沒有希望的，他逐一點名這些詩人，包括我剛提到的幾位，逃避了現實，認為這一群詩人都是個人的、非作用的、思想的、文字的、抒情的，他們的問題就在這還有六大逃避的傾向，比如說逃避思想、逃避現實、逃避這種集體，所以他們基本上他認為這一些詩人應該怎麼樣呢？要站到旁邊去，要把路讓出來，不要再阻攔青年一代的山、水、跟陽光，這就是他的基調。而我剛也提到，在我那個階段的年輕詩人，就受他的思想的影響，他的文論在我來看，不僅是掀起了詩壇的風暴，也使得像我這個年紀的年輕的詩人的詩觀產生變化，這個變化在哪裡？我們從「龍族」來看，我們檢視台灣的新詩的這個思想……思潮史，你可以看到唐文標先生他的思想，其實落實在戰後世代詩人所成立的最主要的五大詩社。其實也不能叫五大，要叫五小，都是小朋友，都是大學生到剛畢業不久的研究生，《龍族》是第一個，他跟高信疆先生，這剛我們看到他跟高信疆先生的合照，《龍族》、《大地》、《主流》，這是 1970 年代初期，就是唐文標出現的那個階

段的三個大學詩刊。接著，在中期有《草根詩刊》，這是羅青創辦的《草根詩刊》，到晚期 1979 年，就是我跟幾個朋友合辦的《陽光小集》。

這五個詩刊在台灣 1970 年代的現代詩的發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超現實主義、現代主義的這種潮流之所以會被推倒，或是說被推到一邊，然後湧現出新的、寫實的、本土的這種新詩的風潮，是因為這五個詩社推波助瀾的結果，但是推動他們的思維來自「唐文標事件」。所以我曾經在寫一篇論文，其實這論文也很早就寫了，在 1985 年就寫了，這樣算一算都很恐怖，1985 年這是我的第一篇學術論文，可是那個時候，我還在《自立晚報》編副刊，我怎麼寫那個學術論文？就找中文系的學術論文來看他們的格式照抄，然後要怎麼下註腳就跟著下，就寫了第一篇的叫做〈1970 年代台灣新詩風潮詩論〉。我在哪裡頭提到我們這一代的主張，跟上一代的主張有什麼差別呢？上一代的主張是要求「世界性」、要「超現實性」、要「獨創性」、要「純粹性」，這是創世紀的主張。可是對我們這一代，我們要的是什麼？「民族性」、「社會性」、「本土性」、「開放性」、「世俗性」，這個是受到唐文標先生的影響，所以我說這就是唐文標的思想，對台灣新詩發展起落的關鍵性的作用跟影響。

接著，我談一下唐文標跟我個人的一些因緣。各位看這就是《陽光小集》，我昨天在掃描的時候注意到，很底下，不知道要怎麼去按它，沒有關係，在贊助同仁一、二、三、四，第四位就是唐文標，第三位是林文欽。接著我們後來還有柏楊、還有鍾肇政，還有一大堆，他們都贊助了這個《陽光小集》，他為什麼贊助呢？他覺得我們年輕朋友很可愛，傻不隆咚的，然後要辦詩刊，然後妄想要把上一代，把《創世紀》、《藍星》推倒，他覺得很可愛，他跟我們說：「繼續繼續，我支持你。」我也跟他約好，有一封信上他有提到，他已經沒有寫詩，如果我有興趣的話，他寫過的那個過去的、以前發表過的詩《陽光小集》也可以拿去用，後來我們畢竟還是沒有。因為我們希望他寫新的，後來他都沒有在寫詩了。那這位引發現代詩論戰的大俠，他們給我們的關心是很實際的，他給我們錢贊助我們的刊物，可是他也給我們精神上的鼓勵，他告訴我們這一條路應該要走下去。

另外一個是對《自立晚報》，我是在對 1979 年「美麗島事件」發生，然後再過兩年 1981 年進入自立晚報，他當時也很鼓勵《自立晚報》。有時候寫信跟我說：「你編的《自立晚報》還不錯，其實不太好啦！繼續加油，繼續加油！我有機會、有時間會支持你」意思是如此。他對現代詩，對前行的現代詩人有什麼樣的批判，對新生代當時的年輕詩人是那樣的期待，他對現實主義，特別是社會的現實主義這種闡揚，包括他在外界尤其在當時像洛夫、余光中談到他都很生氣，都咬牙切齒，說：「這是狂人、狂人！」，他有他的狂狷、有他的狂妄的部分；可是他又是極端的熱情。另外，他有守有為，他其實也是個狷介的人，當時我對他是很感佩的，就是到現在我還是很感佩的。



好，各位請看這裡，這裡就是他對金庸的批判。這個在圖書館、清大圖書館的館藏裡頭有，但是只用了第一篇跟，一跟三缺了二，所以我昨天又把報紙找出來，又掃描一次，一、二、三都在這裡。第一篇叫〈再見武林盟主〉，一、二、三篇。這是因為在1985年的時候，我想說《自立晚報》副刊要走文學，更純文學的，就跟社長講來弄一個大眾的，所以就做了一個「大眾小說版」，放在副刊的旁邊，成為第二副刊。剛開始出來的時候很受注目啊！我記得葉石濤、唐文標打了電話，那因為我們還約了很多人，為這一個敲邊鼓。所以從第二年開始，就有一大堆名家來談台灣的大眾文學。唐文標先生他很特殊，有一天他跟我說：「欸……向陽，我有一個稿子，我想給你，是批評金庸的喔！你敢不敢看？」我說：「當然敢啊！我有甚麼不敢的，反正我們小報沒有人看。」結果這篇稿子在1985年5月的時候，有一天早上，他那個時候應該是住在花園新城吧！他打電話跟我說他有一篇稿子要給我，他會請夫人也就是他太太，他自己當然不會稱她夫人，他說我請我太太邱守榕送到《自立晚報》給你。我不知道邱老師還記不記得。那一天早上是八九點的時候，我到樓下，然後妳的計程車過來，就給了我這一篇稿子。這，可能是他最後一篇稿子，我不確定，因為我不是他的家屬。

因為這一篇稿子是五月多來的，然後五月多的時候一直刊，刊到二十七號三天刊完。這一篇是一個炸彈，如果他還有餘年，他可能會繼續，持續地對武俠、包括對瓊瑤提出新的觀點，就像他當年對現代詩一樣。很可惜他在這一篇稿子刊出十三天之後，六月十號凌晨就告別了人世。陪伴著他的當然都是他的好朋友。我想陳忠信好像也在他旁邊，陳忠信就是文化評論家的陳忠信。六月二十三號我要感念他，所以我們就在《自立晚報》用「懷念大俠」，以唐文標先生的追思專輯，我找了三位，一位是李南衡，一位是他好朋友尉天驄，一位是他的鄰居又是好朋友陳忠信。你看這些標題，你就可以想像他生前多麼受到他的朋友的喜歡。「誰服您了大俠，老唐房子，亦狂亦狷一大俠」，這個是一個台灣的也可以算是邊陲的小報的副刊，對唐文標先生最大的尊敬了，我為了這一次的講稿，我就找出他的手稿，昨天貼到臉書上，可是你看多麼模糊啊！為什麼？因為我家書房遭過水，一大堆信全部都被浸濕了！像這個是救回來的，救回來的狀況是怎麼樣？要再放到水裡面去，讓那些黏在一起的自然地分開，然後再放到陽光下，鋪一下，也不能曬太久，再放到報紙上讓它自然乾，再放到陽光下，所以就變成這樣，上面充滿了時光、風……，像唐文標先生的一生。

可是我昨天看的時候，覺得好像都是淚水，我的感覺它都是淚水，竟如淚水攀爬，我看到他生前強調的那個夢，那個夢呢……他是用詩來總攬一切文學藝術跟思想的期待。就好像他過世之後，我這裡引用一下陳忠信寫得那篇文章，陳忠信在寫到唐文標的時候，用了這一個，他說：「詩具備救贖嗎？藝術能救贖人類嗎？」這都是唐文標先生的思維，這是他的許許多多文章中在追問的問題，他問

題是要問——詩具備安頓人之生命、提升人之生命的條件嗎？藝術能安頓、提升生命嗎？他的許許多多文章中，也一再強調跟訴說著，藝術要放入生活、要走向人間。詩，陪人生活下去，一步一步踏出人間的耐心跟勇氣……。我很高興有這個機會，講出藏在我內心已經很久很久，對唐文標先生的想念，這正是我所認識的大俠——唐文標。他在我年輕的時候，引領我一步一步走向有光的存在。我想我的報告就到這裡。

接著，我想把某些我留下來的作品給大家看一下，就是唐文標先生的，我的素人的典藏，就是怕它被風化了，所以乾脆把它護貝起來，這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唐文標他自己的自我簡介。這一張是他寫唐文標民國二十五年二月二日生廣東省，就是剛剛大家看到的，我貼在臉書。這一張是他給我的私人的信，這一張也是，他推薦一個沒有名氣的年輕詩人的作品，他說如果《自立》不行，《陽光小集》也可以，可見他對年輕的一代，那時候比較無名的一個詩人他也重視。這就是他的日記，不過他給我的時候就是影印本，我不知道家屬後來在整理有沒有找到它原本的，那這裡頭有一個紅圈圈，那是他自己畫的。我想要把這些都還給唐家，由邱女士或者唐狷，由你們決定它的去處，謝謝！謝謝大家！

**主持人陳建忠所長：**

剛剛向陽老師的一番話我想大家應該收穫很多，我自己也讀了不少唐先生的作品，也受他的一些啟發，不過我想向陽老師剛剛的這些，都是真正第一手的親身的觀察、體會，他的一些說法，感動我們現場很多朋友。我們還有一些時間，我不曉得是不是現場會有一些就是前輩朋友有一些話想要發言、回應的？有嗎？我不曉得王津平老師有沒有可以發言的？謝謝！

**王津平老師：**

邱大姊、唐狷，前兩三天感謝主辦單位熱心地找到我，因為我離開我原來的工作崗位，又不在台灣一段時間，知道以後馬上緊急處理我今天的行程，還是來了，遲到了一點點，跟大家致歉。

今天的會剛才的座談，讓我這個作為唐文標的多年的好友，也是特別照顧的一個小老弟，我非常有感受。今天要謝謝清華大學，我們來清華為了保釣運動的資料等等，也來了幾次了。剛才大家也提到唐文標的這個保釣的靈感，其實那個年代是使人很不一樣的年代。那樣的年代覺得今天我們會繼續燃燒，而且是要一步一步要走向有陽光的所在，這就是大家共同的心思。

關於老師，我記得在淡江，我自己快離開校園了，當年就是為了保釣運動回來，也就是為了讓校園能夠活潑一點而回來，但校園是活潑了，我跟李雙澤密談以後要搞校園民歌運動，然後把楊祖珺我的學生，把她也哄騙出來了，她在我所

負責的《淡江週刊》上發表了一些。不是我們不唱自己的歌，是我們沒有歌可以唱。但現在大家已經看到了，台灣的校園民歌運動已經有了，已經有了一點開花結果，這個大家可以繼續探討。但畢竟，那個時候淡江的校園，政治犯出身的楊逵是第一個到淡江校園演講的，到最後引起一場軒然大波的就是那個所謂工農兵文學。

那一天是尉天驄在主持的，我在現場，後來的文章在外面，因為李慶榮那時候說了一些很有趣的話：「工人文學有什麼不可以？」、「農人文學有什麼不可以？」然後，尉天驄又加了一句話：「工農兵文學有什麼不可以？工農兵、軍人的文學不能寫嗎？」本來是一個很平實的說法，只是在那個年代裡面觸犯了很大的禁忌。我離開淡江校園當然有其他一些小的事情，最重要的是，因為我投入了黨外的民主運動，受了很多當時的台灣的民主運動的重要的。一些大概十幾首歌，是我們在一個小地方用敲鑼打鼓、用臉盆這樣做出來的，那這是我離開校園真正的原因。校長對我很好的，他就是叫我趕快遞一封……。說八大情治單位、七大情治單位已經被我們這些保釣回來的……，已經受不了了……，在校園裡面作亂……。我心裡想：我喜歡這個寧靜的校園，我多麼希望淡江就像清華這樣子有歷史傳統，然後有這樣多年的成長，所以就在一念之間，我跟張建邦談過以後，我悄悄地回到宿舍裡，我跟我太太講說明天我們搬出去。他要給我最好的宿舍，將來到美國把當年為了保釣放棄的博士，一年把它念完以後回淡江當文學院長，將來接他的校長。我講這些東西是要表達一下，那個年代我們做為保釣的一份子，想的……不會想到自己，所以我覺得今天最可貴的：就是大家在想的方向上都一樣，想的是為下一代。向陽兄我覺得你今天這個講得特別觸動到我的心底，因為那個時候我也是……唐文標有什麼念頭都會找我談談心。我在這裡我就講一個，唐文標老是講一些我不懂的廣東話，有一天跟我走在一起，那時候我們在搞《夏潮》，晚上在編《夏潮》都沒有睡覺的，還救了蘇慶黎的一命，沒有唐文標發現的話，蘇慶黎也已經氣喘病發作了！

我們連《夏潮》的油費都是很辛苦籌募出來的，最後是被大軍壓境，五十根槍把我們《夏潮》封起來，我們無怨無悔，為什麼？剛才我覺得向陽已經把他這一生說得好清楚、好清楚。萬益兄、陳老師，我覺得你講得那個年代的整個過程，透過你自己已經把時代勾勒地很清楚。所以我覺得在看了天驄大哥，今天他不能來……車禍，像黃春明我還沒去看他。我講一下鄉土文學論戰的時候，那些當時掀起鄉土文學論戰的這些人應該反省，包括我的老師余光中，到現在他沒有反省過，我覺得這是他人人生很大的一個瑕疵。他是我的恩師，幫我寫介紹信，幫我寫介紹信的時候，告訴我說：「我現在有五萬多字的英文字彙。」我就覺得我的字彙不能你少，他就一邊跟我打介紹信，一邊在跟我講他有五萬多字字彙。回去把我的大字典拿來看，看了以後，我想我努力要超越過他，因為這是我們做為一個讀書人的一種自許吧！我真的很敬愛他；所以當王文興跟余光中在我們推動的鄉土文學論……不是我們推動的。我在講一個場景給大家，值得在今天典藏唐文標

的作品，大家這麼用心的時候，我想應該做一些歷史的見證。在那個場合下，王文興也是我的老師。那高準已經被惹怒了，所以那天高準是大發脾氣，拿著襯衫就說：「我們哪樣不是工人做的？我穿的這個就是工人做的，你們不是嗎？」現場挑戰每一個人，大家都低下頭來，工人不能談。我一輩子關心工人到現在還是這個樣子，對……，當時的侮辱人家工農兵文學的看法，而且把它變成跟大陸完全走在一起，那時候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正在起來，這是扣人家大帽子。

就不談我們每個人的感受了，我就講那個時候黃春明是一個很率真的人，在鄉土文學座談上的時候，他突然回頭，各位心裡可能想像過他那個年代哦，被監聽的痛苦啊！黃春明回頭一看，是我們自己在錄音的東西，他說：「唉呀，幹！」就把錄音機就切掉。你看，這就是黃春明很真實的聲音吧，對吧！他看那個時候在那種壓力底下，他站出來講話，保衛鄉土文學的純真性，所以當時，我記得洛夫有一次在電視上，他在人間衛視上，他說：「欸……那個時候都是誤解。」你的誤解，好歹寫個文章吧？沒有，那個電視上一下就過去了，是不是？所以，鄉土文學論戰尉天驄那本書，也是經典著作編出來的。我想萬益老師你也常常在用啊，你看上課的時候多麼用心，正反兩面都有嘛，你是個學者、是個讀書人、教授，你就好好去看看兩邊不同的看法好不好？

我現在回想起來，我自己悄悄地離開了校園，我不希望我的母校淡江校園、寧靜的校園受到了干擾，所以我一個人走開。然後，開始我自己人生的另外一段旅程，就是後來投入黨外民主運動，在台灣關心所有的鄉村，也做了一些報導文學。因為鄉土文學的後段，我們在《夏潮》就是黃春明推動報導文學，那麼引發了我們，帶動了興趣。今天他不能來，我特別想念他。也是很多攝影記者，很多搞電影的人都在《夏潮》上，全部走向群眾辯論跟群眾辯論。最後，甚至《美麗島雜誌》發生的時候，我們都參與。我們另外也辦了一個《春風雜誌》，那就是要把台灣社會好好的分析、關心一下。在這過程裡面，我覺得那個是很多詩人投入了，就像向陽兄所說的那個時代的使命感都出來了。《春風雜誌》創刊的一首詩，很有愛情的味道，那就是詹澈寫的，像這一類的東西。

我拉拉雜雜的談，主要是時代。我們是什麼時代？什麼地方的人？這個我們搞清楚了，那麼更重要的是，我們有沒有跟著時代一起前進？我們有沒有把時代的腳步走得穩？然後把這個社會、把這個時代好好地善盡我們一生的責任，交給我們下一代？因為他們可以做得很好。剛才我聽到向陽你念了寫到唐獃的那個最後一段日記，非常非常地感動，那不只是對唐獃的期許，是對所有年輕人的期許。他講那句我搞不懂的廣東話，我說：「欸，你在幹什麼啊？說清楚一點，廣東話我聽不懂。」，「新希夢、新希夢、新希夢」。我想今天我生了女兒你要祝賀我，你那麼高興，你在說什麼話啊？原來是「新希望」。

「每一個嬰兒來到這個世界上，都是這個世界的新希望。」我就以這句話來跟大家分享，謝謝。

主持人陳建忠所長：

謝謝王老師，我想在座可能還有一些年輕的朋友不太熟悉，如果對 1970 年代的民歌運動有興趣的話，就知道我們王老師在裡面扮演著重要角色。

因為時間的關係，我想我在這邊簡單做一個總結。我想，要談唐教授總是談不完而且意猶未盡，剛剛兩位老師都提到了他們所受影響的年代，可能是在 1970 年代、1980 年代，我剛剛說到自己，當然其生也晚，所以我接觸到的時候已經是 1990 年代了，是我自己在當研究生的時候。唐教授是一個重要的思想家、一個文化的改革者，他提了很多意見，針對我們這個土地上的很多他所觀察到的問題，很多可能到今天為止，那些問題還在。我們共同關心這塊土地，因此會有一些跨越時代的共鳴。我想用下面這段文字來跟大家分享，然後也作為今天的總結。

唐文標先生他在一篇文章叫〈大地的回聲〉裡面，這篇收在《天國不是我們的》這本書裡頭，他有一段話，我想我把它唸出來，大家可以聽聽看。這個話其實是當年他的心聲，不過今天來聽呢，放在當代也很適合，因為這也是我們當代同樣關心的問題。他的文字是這樣說的：「我的故事說完了，我在台灣那一年的故事說完了，其中沒有什麼悲歡離合，沒有什麼離奇曲折。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公民，學習愛我的社會，愛這世界的表現而已。我願學我們的朋友們：農友們呈現他們的農產品，工友們展覽他們的工藝品，漁友們的魚，礦友們的煤，我把它收集在一起，請朋友們來指教。」我想他所關心的這些東西，一樣是當代的我們可以一起關心的，共同實現更美好的世界，我想是唐教授的理想，應該也是我們的理想。今天的座談就到這邊告一段落，謝謝各位！